

崔明国借着酒劲当面骂了女上司一顿 ⑩

都市爱情



赵格羽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的口头禅永远是“我是一个人”,却又对无名指上那道淡淡的白印笑而不答……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“隐婚”族。

张静怡和崔明国便是这“隐婚族”中的一对。婚后,崔明国成为莲娜香水公司的总裁助理,面对女上司Mandy的暧昧、妻子张静怡的猜疑,崔明国感叹:这一切都是隐婚惹的祸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张静怡为了帮助丈夫崔明国,主动提出去跟流产的女人沟通。张静怡烧了一罐鸡汤给这位女士,在聊天中得知她是从网上买的他们公司的香水,而莲娜公司是没有网上经销渠道的。真相大白,张静怡挽救了公司的信誉。

视察完商场,两人又去见客户。可客户临时爽约。崔明国心想这下可解放了。崔明国起身,Mandy叫住了他,“客户是不来了,他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。但是我们不能浪费自己的时间!来,我们谈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。”这一番话好比一盆冷水浇在崔明国头上。于是,他只得申请先出去打个电话。

这边,张静怡正在怒气冲冲地蹬着动感单车,商场的效率够快的。张静怡还没搞清楚状况,动感单车就进入了家里。“崔明国!我的七夕礼物是动感单车?崔明国你是不是嫌我胖?你什么时候回来?今天还有会?那你干脆别回来了!”张静怡十分生气地挂断了电话,这礼物她怎么都喜欢不起来,关键是一定花了不少钱!那可是她的钱啊,崔明国的钱就是张静怡的钱!张静怡生气地用力蹬车,一不小心把脚蹬子踹掉了,差点摔下去!

跟张静怡打完电话,崔明国这才放心地回到房间里,他不敢多想,回到家肯定是一场暴风雨了。可是,他不知道,面前就有一场暴风雨。他一落座,就遭到了Mandy的训斥。“崔明国,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,不要以为六点以后你就自由了,只要工作没完,你一直都要在工作状态里。接个电话那么多话?有没有一点儿时间概念?”崔明国憋着火不说话,自己干了一杯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?”Mandy怒气冲冲地发问。崔明国强忍着,谁叫自己是下属呢。

正说着,崔明国的电话响了,Mandy生气地看着崔明国,那眼神很凌厉。崔明国想了想,没办法按了拒绝键。反正大不了回家跪搓衣板挨锅勺打。Mandy见崔明国不接电话,心想,这还差不多,正要说话,崔明国的电话又响了。包间里原本一片寂静,

此时来电铃声显得格外响亮。Mandy非常不悦地说:“你能不能关上电话,你看我这么长时间接电话了吗?谁给你打电话这么重要?”来电铃声竟然连绵不绝,崔明国只好又按了拒绝。刚一按掉,电话马上又响了起来。

这边,正在拨打电话的张静怡,自然是肺都快气炸了。崔明国,看你回家我怎么收拾你!你胆敢一次又一次挂我电话,你接一下电话会死人啊!崔明国万般无奈,两个女人都惹不起,一个是老板,一个是老婆。老婆生气了还可以哄好,老板生气了可是要丢饭碗的。崔明国一发狠关了电话,拿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张静怡再拨,一听电话已关机,更加生气了。崔明国,你有种!哼!看你回家我怎么收拾你!

关掉电话的崔明国自己倒酒喝,Mandy这时觉得自己有些霸道,深呼吸一口气说:“你要是真有急事,你就接吧。”“我不接了,我已经关机了。您说工作吧,我听着。”崔明国故作镇定。顿了顿,Mandy并没有直接说工作,倒冒出了这句话,“我感觉你对我有意见。”

“我对您没意见啊。”崔明国十分无奈,心想,这样的女人,实在是太考验自己的情商了。Mandy一下子提高了分贝,“有意你就直说!你说!”Mandy逼着崔明国说,仿佛不说出心里话就不是男人一般。崔明国被这话一激,借着酒劲说:“我觉得你说得都对!你哪儿都挺好!我们大家都喜欢你!”

Mandy一听,这分明就是嘲讽自己的话,她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嘲讽的话了,自然是接受不了,心里也气得不行。“崔明国,我没发现!你怎么这么虚伪!你不是个男人?”Mandy竟然继续激崔明国,她非要弄明白。

“我当然是个男人!”崔明国的

声音也变得格外大声,高高地昂起了头,跟从前唯唯诺诺的状态全然不同。“那你就有什么说什么!”“你是我老板我能说什么?”崔明国心想,世界上有三种性别:男人、女人、女上司。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男下属碰到女上司更为倒霉的事情了,而且是提前更年期的女上司。

“你看你说实话了吧?你就是虚伪,没胆量!当着老板就不敢说实话了?你说你是男人吗?”Mandy继续激崔明国。崔明国火大地干了满满一杯酒,借着酒劲开始反击,“我不是男人?那你是女人吗?”Mandy被这句话惊呆了,“我?”

“你不是!你是女强人!女强人懂吗?女的,强悍,不是人!其实你对别人温柔点儿,别人不会不把你当老板!你其实特别不自信是不是?你特别怕别人不喜欢你是吗?你说我接个电话怎么了?我就不能有点儿私生活吗?你不接电话,是因为没人打给你!我刚才出去的时候,你是不是翻遍了你的电话簿,但是你也知道该打给谁。”

崔明国越说越火,干脆站了起来,心想,大不了自己不伺候了,把这样的倒霉给别人去吧。啪!Mandy愤怒地将杯子摔在了地上。“说够了没有!”她不敢相信,原来自己在他的心里,是这样的不堪。崔明国一下清醒了,意识到自己玩过头了,只说了一句:“我醉了。”

第二天,崔明国战战兢兢地敲开Mandy的门说:“我昨天喝多了酒,是有些冲动。”Mandy没说话。空气依然静得可怕。崔明国继续说道:“其实你没那么糟糕,你只不过严厉一点儿,哪个上司不严厉呢?女人嘛,做大事都不容易。反正,你想怎么办都行。”崔明国十分愧疚,恨自己昨天为什么喝醉了说那些浑话。

Mandy摘下眼镜,突然哭了起

来。“你说得没错。就像你说的,其实我特别不自信,所以装得特别强硬。这些别人都看不到。崔明国,我不是真的不像个女人?”

哭了?这个女人也会哭?崔明国本来就是一个细腻的男人,哪见得女人的眼泪呢,何况是平时嚣张霸道的女老板呢?此时,Mandy的座机响了,这突然的声音把崔明国吓了一跳,也许是刚才的情绪被带得太远了。Mandy快步上前拿起电话,声音马上变得职业,“喂,我知道。你给我安排到明天。同样!是的!好!”刚才的哭声荡然无存。崔明国不得不感叹:Mandy的眼泪,可真是收放自如啊!

Mandy挂了电话,崔明国递给她一张纸巾说:“你的专业,令人敬佩。”“谢谢。崔明国,我也敬佩你是唯一一个敢对我说实话的男人。”Mandy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。

崔明国深呼吸了一下,叹了口气,“你这么一说,我就是走了也很安慰。”Mandy着急地说道:“谁让你走了?你太小看我了!我扛得住批评,只要是真诚的。”是的,Mandy绝对是公私分明的女人。

自结婚一年来,静怡发现了一个规律:从恋爱到婚姻,其实就是一个缺点大暴露的过程。恋爱时,大家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,女人温柔男人绅士;而结婚后,大家却把最差的一面呈现给对方,那就是女人越来越强悍男人越来越懦弱。

上班挤电梯,最难熬的就是Mandy、静怡和崔明国同在一个电梯里。突然电梯卡住了。Mandy被吓得大叫,仿佛是在大海中漂流的人们,急切地要寻求枕木。一会儿,电梯的灯突然亮了,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画面:Mandy抱着崔明国,崔明国抱着张静宜。三人相互看了看,很尴尬地分开。

几个特工在车上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⑧

海外纪实



【美】康妮·玛丽亚诺 著
中国长安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1992年,当海军中校康妮·玛丽亚诺接到去白宫做为期两年的值勤医生调令时,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那里呆上九年:从为老布什总统提供医疗服务到成为克林顿总统的私人医生,进而被任命为白宫医学部的首位女主任。玛丽亚诺根据自己在白宫的工作和生活经历,以幽默活泼又不失庄重的笔触,将自己在白宫期间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……她还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出发,讲述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政治丑闻,如白水事件、拉链门事件等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国事访问接待仪式上,我和几位同事负责执行医护任务。典礼上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事故,人们开始一个个晕倒——后来,我将这一现象称为典礼性“伤亡”。

在南草坪总统练习高尔夫的果岭区,距离人群几百英尺的地方,有一位上了年纪、身材肥胖的男子正在慢慢向一条长椅走去。我低头看了看正在救治船员的玛丽·安,又看了看加里,他点点头抓起医药箱向那位男子走去。在医生助理和医护兵分别救治一名典礼患者的时候,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救治可能患病的总统了。

我的目光投向站在远处舞台上的总统和第一夫人,军乐团仍在演奏美国国歌。我本能地向舞台后面走去,靠近总统患病或受伤后特勤处人员可能带他行走的路线。没人告诉我应该站在这里,或许是我接受的军事训练产生了作用。在训练过程中,你必须学会预测紧急事件并做好相应准备。但是,我暗暗告诉自己远离杀伤区。

“杀伤区”是我从特勤处特工那里听到的一个词,表示总统周围的某个无辜者可能被流弹或炸弹杀伤的区域。詹姆斯·布雷迪曾站在杀伤区被一颗子弹射中,事实上凶手是准备刺杀罗纳德·里根总统的。医护人员必须远离杀伤区,这一点很重要。我观察着总统所在的位置,同时分析他的特工可能所处的位置。我告诉自己:如果你死了就再也不能救治总统了。

报话机中再次传来呼叫,又有两个人晕倒了。一位穿着礼拜天盛装的老太太在椅子上瘫倒了。收到呼救信号之后,玛丽·安已经向那位老妇人走去,她坐在距离舞台六排远的位置。加里已经完成了对那位坐在果岭长椅上的肥胖男子的诊断,加里用无线报话机向我进行了通报,建议我们将他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急诊室。我同意了。但是,那位男子拒绝接受治疗,告诉加里他想继续观看典礼,说稍后自己可以去看私人医生。我告诉加里陪在他身边,同时劝说他接受紧急护理。这个男子还拒绝吸氧和服用硝酸甘油,不过,他同意饮用瓶装冷

水并用凉毛巾擦脸。

当我们继续救治典礼伤员时,接待仪式在按计划进行着,两位总统在南草坪上检阅了部队,然后分别发表了讲话。我和加里以及玛丽·安避开摄像机镜头,在尽量不引起旁人注意的情况下快速移动着。同时,我们一直在收听总统在南草坪位置的通知,随时准备发生意外时冲到他身边。

幸运的是,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总统的身体。他顺利完成了接待仪式,陪着叶利钦总统及其随员从外交接待室进入了白宫。我来到李医生办公室,早晨工作时所出的汗还未退去。李医生正在伏案处理文件。当我来到门口时,他抬头看了一眼。“噢,工作顺利吗?”他手里拿着放大镜问道。

“总统很好。有四个人因为天气炎热患病,不过后来都没有问题了。总体来说,这是一个无重大事故的事件。”李医生苦笑了一下。“无重大事故的事件?”他略带几分嘲讽地跟着我重复了一遍,“那是你的工作,医生。要确保每一个事件都不出现医疗事故。”然后,他低下头继续阅读。

“我会全力以赴,李医生。”我说,然后我转身离开,伯特不以为然的评论先是我觉得沮丧,接着又有些愤怒。我知道,我不能期望得到他的表扬。他不可能像我过去的上级军官或导师那样公开鼓励我、支持我。尽管伯特的话让我不舒服,但是上午在南草坪执行任务的经历仍然让我很开心。我再也不用身陷险境,每隔15分钟接待一个病人,或者花一个小时为一个老年病人诊断后开一大堆药,试图改善他们的身体状态。与大部分同事不同,我喜欢到大型教学医院安全网之外的地方为病人看病,我更愿意在现场为病人治病。不论是白宫南草坪还是一个外国首都的街道都让我感到兴奋,现在,这些地方成了我的战斗阵地。

“医生,如果总统被枪击,你应该按什么计划进行救治吗?”这是一个头发乌黑、肌肉发达、留有胡须、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勤处特工向我提出的问题。他坐在一辆没有任何标志、装有茶色玻璃的防弹车无雷雪佛兰的后座上,我坐在两个同样肌肉发达、精明强干的总统安保特工之间。这是我接受特勤处培训的第一周。现在是1992年夏天,我们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,老布什总统和家人正在这里度假。

来缅因州的前一周,我刚刚会见了里奇·米勒,他是布什总统的特工队队长。他身材瘦高,说起话来惜字如金,样子活像特勤组招聘广告中的模特。“医生是安保小组的一部分。”在特勤处指挥部做讲座时,里奇这样对我说。

在一个天气舒适的星期二晚上,老布什总统在市内一家私人饭店中就餐。两名特工与他一同进去用餐,特工队其他人则留在饭店外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内。值勤的军事助手留在指挥车上,值勤护士则坐在后勤车上,我必须与值勤的特勤处特工一起坐在名叫“前卫”的汽车上。

“医生,请告诉我,按计划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?”巨无霸汽车后排那个低沉的嗓音再次追问道,其他特工也从座位上转过身盯着我。我身体微微前倾,试图通过后视镜看清那位特工的眼睛;但我只看到了他那淡褐色的冷峻眼神,其他面部特征都看不清。从那双眼睛,我无法断定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,还是他故意在逗我。这位特工似乎是隐藏情感的高手,他做秘密工作的话肯定非常出色。

“噢,首先,你要让他脱离危险;然后,将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,以便医护人员可以……”我在背诵从艾尔·罗伯茨那里学到的工作条例。在前往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新工作之前,他对我进行了培训。

“不,你全弄垮了,医生。”这位特工打断我的谈话,其他人开始窃笑起来。我的面颊红了起来,尽管我尽力掩盖着自己的尴尬。“好吧,我说的有什么不对?”我问坐在后排的那位特工,“我刚刚接受这份工作,正在学习。”

“好啊,医生,”他小声说道,他的同事开始咯咯地笑起来。“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的秘密计划:如果总统被枪击中,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灭掉李医生。”现在,其他人都忍不住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并不感到意外。我在白宫内部听到谣传,有人在质疑伯特处理危机的能力。特工们是否在考验我对自己顶头上司的忠诚度?无论如何,正如海军内部经常说的那样,他还是我的上级军官。

“好啊,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伤员拣别分类的问题。”我面无表情地回答道。“伤员拣别分类?”对方试探性地问道,我的反驳让他有些意外。

“就是说,如果总统被枪击,你们又干掉了李医生,那么至少会有三个人倒下。我会全力以赴救治总统,同时我会派我的护士去救治另外一个人。”现在,那位特工彻底蒙了:“其他病人?李医生和……”“脚上插着手术刀的特工。”

一阵沉默,他们不知如何回应。最后,领头的特工咯咯地笑起来,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。“那么,谁将最先接受救治呢,医生?”“噢,当然是那位特工。我必须保护好我自己的屁股。”此言一出,马上引来一阵更加猛烈的笑声。“医生,你真是才思敏捷,而且寸步不让。将来一定能派上用场。”现在,他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微笑。“不过,请记住,明天我们将测试你在船上的适应能力。”此时,大笑已经变成了窃笑,我知道我将为自己大胆泼辣的话语付出代价。